

歷史與空間

● 成志偉

遵義會議永放光芒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歷史性時刻，優秀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再次在中國中央電視台重播，引起了觀眾的熱烈反響。在這段關於紅軍長征到陝北，建立了穩固的革命根據地的故事中，重中之重關鍵節點，就是1935年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今年3月初，貴州省中小學生開始了新學期的學習生活。省教育廳在遵義會議會址前，錄製了開學第一課的視頻，給全省680萬中小學生觀看，倡導「紅軍山下講長征，會址樓前學黨史，紅色基因代代傳」，再次傳揚了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

我早就嚮往前去遵義，參觀一下震天動的遵義會議會址。趁出差貴州辦事的機會，終於圓了此夢。我以前到過貴州省多次，但從未去過遵義，實在不熟悉。省委宣傳部文玲處長熱心地與遵義市委宣傳部周玉新副部長聯繫，幫助我們安排了這次參觀活動，令我十分感激。

大門口，「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書寫，高懸於門框之上。這一天並非節假日，參觀人群卻排着長長的隊伍，有序地等待着入門參觀。走進會址所在的院子，我們從圖書、影視上經常看到過的那座二層小樓，真真切切地站立在我們面前。嚮導告訴我們，此樓原是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係磚木結構，樣式卻是中西合璧，頗為獨特美觀。1935年1月初，中國工農紅軍在苦難危厄的長征途中，抵制了當時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的錯誤主張，採納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驚險地突破重圍，到達遵義，獲得了短暫的喘息之機。為了解決前進之虞，

急需開會總結經驗教訓，迅速糾正錯誤，找到一條正確的新路。在大家強烈要求下，於1月15日到17日，在這座小樓裏召開了決定紅軍前途與命運的遵義會議。

會議在此樓二樓、原房子主人的小客廳舉行。由於幾年來參觀會址的觀眾劇增，目前幾乎每天都有幾千上萬人左右前來，為了保護會址這一珍貴文物，二樓會場已採取限流措施，嚴格控制觀眾人數。

會議室不大，僅27平方米。當年周恩來同志為保證會議順利進行，要求工作人員從座椅、馬燈到熱水瓶，都作了認真安排，顯示了他嚴謹縝密的工作作風。我們站在會議室門口向裏面望去，當年的陳設依舊，雖然現在空無一人，當年開會時激烈爭論的白熱化景象，彷彿就在眼前。遵義會議確實是紅軍長征途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次中央會議，具有偉大而長遠的歷史功績與重大意義。我們抓住這次參觀的難得機會，拍下了會場的珍貴照片，留存永久的紀念。走出小樓後，紀念館的專職攝影師，在他們熟悉的最好角度，為我們拍攝了參觀紀念的照片，令我們十分感動。

現在除了會址小樓之外，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當年居住的房間，中央機關一些部門的辦公地點，均已修葺後向公眾開放。此外，專門新建了規模宏大的遵義會議會址陳列館。在中央陳列廳裏，當年參會的領導人塑像，形象逼真、氣勢磅礴，令人肅然起敬。大量的圖片，許多當年留存下來的實物，都在訴說着那個艱苦而重要歲月裏，不畏生死的革命先輩經歷的常人無法想像的浴血經歷，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所具有的一心為國為民的偉大初心。

為了讓觀眾更加生動形象地了解當年遵義會議開會時的情景，館裏專門建有影視



●紀念館內的領導人群體。 作者提供

展示廳，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將影像、聲音結合起來，重現了遵義會議的開會場面。會場上領導人的動作表情，激烈辯論的言語姿態，栩栩如生、動人心魄，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真實的紅色教育課。我們觀看了視頻演示後，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這次重要會議的核心要義。紀念館負責同志告訴我們，黨中央歷屆主要領導人都來遵義會議會址瞻仰學習過。全國各地人民群眾主動來參觀的人數，從開館時的成千上萬，井噴似地逐年迅速遞增，最高時達到一年500多萬人次，一天兩三萬人次。這些數字雄辯地說明，遵義會議會址已經成為億萬民眾嚮往的紅色紀念聖地，會議的精神也是今天指引我們走向新勝利的指路明燈。

會址紀念館最早開放時，採取收費購票入內方式，票價從2角一人，上升到1元、2元，最高時達到20元。紀念館為了更好地為觀眾服務，自2007年起改為免費參觀，方便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受到一致好評。現在只要新冠疫情平穩，可以預約時間參觀。有一位當地八旬老人，熱心收集紀念館售票參觀時印製的門票，幾十年的不同門票搜集得十分齊全，令人歎為觀止。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人民大眾對遵義會議精神的熱愛與崇敬。

參觀結束時，紀念館的那位攝影師，把剛打印出來的留影照片遞給我們，我們再三道謝，帶着這份珍貴的紀念品回到北京。遵義會議過去已經86年了，但這次會議閃爍的真理光芒，至今仍是那麼璀璨明亮、永不熄滅。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江湖」釋義

朋友買了部金庸《射雕英雄傳》的英譯本第一冊。在快餐店與我飲個下午茶，啜着咖啡，就談起金譯來。

朋友說：「如要翻譯《笑傲江湖》，『江湖』二字如何譯？」我搖搖頭，道：「見過有人照漢語音譯。」朋友大笑：「如此譯法，乃劣譯也。」他雖然如此說，但卻想不出答案。不錯，在武俠世界中，「江湖」另有意義，也非River and Lake可表達出來。其實，要中文下一個定義也難，何況是英文乎！

書櫃中有幾部關於「江湖」的書，其中王學泰的《水滸與江湖》（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的解釋，頗合我意。他指出有「三個江湖」：

1. 最初的本義是指江河湖海。莊子談到涸轍之船時說，與其在涸轍中相濡以沫，還不如相忘於江湖。這個「江湖」用的就是本義，指「江」與「湖」。
2. 後來這個詞發生了變化。由於「江湖」的廣闊浩淼、荒僻野蠻成了與熱鬧繁劇、名利所



●這書對「江湖」的解釋甚為透徹。 作者提供

在的朝市恰成對立，於是，「江湖」變成了文人士大夫隱遁之地，它沒有了朝市的喧囂嘈雜和爭名奪利，成為厭倦了雞爭鵝鬥的士人，所嚮往的靜謐休憩之地。此時「江湖」可以與士人歸隱、隱居畫等號了。王昌齡送朋友回鄉的詩中寫道：「故人念江湖，富貴如埃塵。」必須看透了富貴名利，方能與之言江湖。到了江湖，與之相伴的只是「獨立滿汀鴛，白雲長相親」了，耐不住寂寞的人早晚要和「江湖」「拜拜」的。

3. 與朝廷、城關「異路」「殊倫」的還有一種「江湖」，它不是靜謐安詳的，而是充滿了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和你死我活鬥爭的「江湖」。王學泰舉《水滸傳》第二十八回，十字坡黑店老闆張青、孫二娘請武松吃飯，三個人「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兩個押送武松的公差「……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看了安慰他們，說這只是江湖上好漢說話，不會傷好人的。衙門黑暗，一個公差聽過、見過、幹過多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的事，連他們聽了武松講江湖事卻感到震驚、恐怖，這種江湖狀況可以想見。

一言以蔽之，第三種「江湖」，是指「遊民生活的空間」，是俠客、賊匪的活動場所，是所謂正道、魔道拚殺爭鬥之所。《水滸傳》的江湖，是反抗皇帝、官吏的一個組織。《笑傲江湖》中的所謂邪教、魔教的殘忍搏殺，道出了正邪不兩立的悲劇。但金庸筆下，對這種觀念卻另有描述。邪非邪，邪中有正，正亦非正，正中亦有邪。

話說回頭，朋友是英文系出身，我問：「《笑傲江湖》怎麼譯？內中有言『一統江湖』又如何譯？」朋友攤攤手，無可奈何說：「可惜金庸仙去了，否則問問他。他是牛津博士呀！」

王學泰這書，對「江湖」還有各種細述，值得一看，可解心中江湖之感。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辣熨·寸嘴·挑機·縮沙，No pussy, Chicken out·食花生



「挑機」原指某人在「打機」期間被另一玩家中途加入挑戰，後引申向某人挑戰。

事情在緊要關頭時，如：玩「笨豬跳」(Bungy jumping)；在實力懸殊下與人較量，有人基於恐懼而放棄、退縮或煞停，廣東人叫這種行為為「縮沙」，與「畏縮」、「龜縮」近義。有人望文生義，說「縮沙」的本義指蟹/烏龜因躲避意外或意識到不對勁而縮進沙堆裏去。按其原意，筆者認為「縮沙」乃演化自「退縮煞停」中的「縮煞」，而「沙」則由「煞」音變而得。

廣東人會叫「膽小鬼」、「懦夫」這類人做「弱雞」。無獨有偶，西方人也用「chicken-out」(雞)來形容這類人，且以「chicken out; chicken out of something」表示因害怕而決定放棄去做一些比較需要膽量或有危險性的事情，意近「縮沙」。

「Pussy」是小貓和女性陰部的俗稱，也可指那些「娘娘腔」的男性，含虛弱、欠決斷或膽怯的意味。基於女性一向被認定較男性柔弱，而「Pussy」是女性的器官，說不定有人借此來形容膽小鬼/懦夫了；一般用法如下：

No pussy (it)! / Don't be a pussy!
【咪咁怂！(勿那麼娘娘腔!)或咪縮沙!】
如有人在爭執或出現了愈演愈烈的爭執；有人會熱衷於看看事態發展或結果，大有「袖手旁觀」、「隔岸觀火」的意味。這類人有如吃着花生在戲院等開場。香港人會用以下詞來形容這種行為：

食花生等睇戲/食花生；買定花生等睇戲
有人就叫這些「旁觀者」做「花生友」(Onlookers/ Bystanders)。就此情況，西方人也有相仿言詞：

Grab the popcorn (掙定爆谷等睇戲)
他們多拿着一桶「爆谷」邊看戲邊吃。

如依據筆者對「No pussy」的詮釋，有人應在未經求證下把此言詞曲解，而演變成另一場所謂「捍衛女權」的「抽水」風波了。執筆時，兩位當事人已簽「生死狀」，以「百萬擂台」的方式來擺平這場意氣之爭；對一眾「花生友」來說，都是那句——「食住花生等睇戲」。

話說回來，怎樣才算「抄人嘢」(抄襲)呢？歷史悠久的學生報「公教報《喜樂少年》」對此發出投稿指引，筆者認同不已，內容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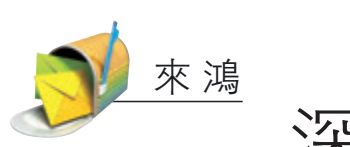
抄襲屬嚴重失誤的剽竊行為。如來稿沒有列明出處或轉載網上資源作為文章的內容，均屬剽竊。

不幸地，筆者於去年發現有位非學生作者在未經本報同意下於該學生報刊登了筆者一篇主題相近、文字稍作改動的文章。筆者即時與相關編輯部進行交涉，所得回覆正是插圖中的一句對白「在某幾處確有相近」，明顯有雙重標準。筆者認為「抵賴」與否乃非重點，最值得關注的是所用藉口正正對一群少年作者提供了一個極其負面的範式，教壞人之餘也教人心碎。

詩語背後

Ellen小分隊要編一本圖文集，名《沐浴露》。在整理文稿過程中，有一句話觸動了我：不要去想你的年齡，要看你的活力。如果山也不敢爬，水也不敢游，酒也不敢喝，小10歲又有什麼意義呢？是啊，如果一個50歲的人，他能爬山能游泳能喝酒，而一個40歲的人做什麼都艱難，這10歲的年齡差距的確沒有多大意義。生命的價值，不在長度，而在深度。何況，有深度的生命，往往也是有長度的。

年齡，就像日曆，一頁一頁往下翻。它只有記錄意義，沒有標誌意義，更沒有決定意義。一年365天，本無所謂哪天好，哪天不好。日子過得怎麼樣，與日曆無關，全看當事人的造化。一個人太糾結於年齡，如同做事總依賴老皇曆。畢竟，事情的走向和結果，與那些所謂的吉日凶日沒啥關係，心理安慰而已。老成也罷，幼稚也罷，主要不取決於年齡，而取決於生存狀態。媽寶啃老，少年英豪，都是人間風景；半百言衰，古稀立志，從來就不稀奇。職場故事不去講了，甘羅十二為丞相，姜尚八旬始登台，幹得好幹不好，與年齡何干？在業餘的社交生活中，參與者的實際表現，或者活躍度，與年齡也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來鴻

「粵仁達」訃告：
我們敬愛的陳芳大姐日前病逝，大姐是我們的好領導、好朋友。她一生奉獻國家，奉獻香港，為國為港做了大量工作，很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她也是「粵仁達」的創始人之一，又是理事會執委。由於疫情關係，我們委託王如登兄代我們致歉。希望各位會友為大姐祈禱。

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勝利召開之際，卻收到原新華社香港分社人事部副部長陳芳大姐的訃告。陳大姐享年93歲，據她的兒子鄭建周說，她離去時很安詳。

年齡就像日曆

● 江鄰

尋常的社交生活，大致有三個場：文藝，飲食，運動。

文化和藝術活動，是社會交往的重要載體，也是世俗生活的調味品和潤滑劑，社交圈的名片。而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金石古玩，因愛好相投，以水平相交，都是不論年齡的。

飲食和，作為社交生活的媒介，大約是最不可或缺的。從食物烹飪到就餐規矩，從酒風茶道到品茗學問，飲食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全部人類文明，無非飲食男女。其中又以飲酒為先，或是蒸餾酒的豪爽，或是釀造酒的溫馨，或是調製酒的浪漫，得其神韻者，永遠是少年。

至於運動，行山、游水和球類歷來是三大社交載體。其間醞釀的生命體驗和生趣激情，更是揀撥着任何年齡的弄潮兒那顆不安分的心。

與其關注一個人的年齡，不如關注他在文藝、飲食、運動場上的表現。俗話說，相由心生。從一個人的面相可以看出他的身體狀況，也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實際上，一個人的面相不是靜態的，而是日常生活的反映，最終體現了這個人的生命活力。

年齡是個屁，放了，就輕鬆了。生命在於過程，過程就是意義。人生沒有白

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

曾經讀過一句英文：Happiness lies where self acceptance and self improvement meet. 當自我接納與自我提升相遇，幸福就在那裏。這或許是經歷了苦痛後的醒悟，又或是成功者的勵志，生活可以作證。

思緒悠悠，回到兩年前。2018年12月31日，我正在老家探親，漫天飛雪。雪停後，與弟弟妹妹去爬八面山。山巒溝壑讓厚厚的積雪妝點，潔白，純淨，安寧。時間已然靜止，生活像是被清空了重啟，我們面對的是一片嶄新世界。走過腳印，彷彿歲月留下的痕跡。想起了蘇東坡：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邊走邊聊，一片農家小院不響地出現在眼前。幾間舊式挑樑瓦房，房頂被大雪覆蓋，周圍沒有飛鳥，也不見覓食的雞，護院的狗。牠們都回自己的窩了吧？主人又在哪裏？白樂天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呢？歲月靜好，周而復始，年齡在其中沒有角色。一首小詩，如涓涓細流，從腦子裏冒了出來——

雲開荒徑外，風過雪蘆前
誰與圍爐坐，新年送舊年

深切悼念摯友陳芳大姐

● 劉佩瓊

仍未能通透，反而愈來愈提醒自己要謙虛。然而當年一股熱情，勇於表達意見，幸得廣東省領導們及代表們的包涵，十年的廣東省人大代表任內結交了很多同志及摯友。今天，原廣東省人大代表組成的「粵仁達」聯誼會仍定期聚會，交流國是。陳大姐原來就是該會重要成員。

粵人大當年的港澳區代表都是資深的愛國者，其中有不少飽學之士，很有性格的人物。他們都有很豐富的人生經歷，而且樂觀豁達，風趣幽默。我們一起參與視察活動，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我與陳大姐在一起，除了參加粵人大組織的活動之外，也常常討論時事，都是很認真的。偶然也聽到她和鄭永華(人稱鄭叔)話往事。包括「文革」時期下鄉勞動，鄭叔後來的心臟病就是那時種下的。後來，我有一天打電話，鄭叔接電話，忽然沒有聲音，我認識的他是很講究禮貌的，知道一定不妥，立即致電他們家對面新華社的社工部，當時他們很醒目，推著輪椅去他們家，陳大姐也剛回家，發現鄭叔暈倒了，立即將他送院，這是他第一次發病。多年後，在粵人大原代表去梅縣的車上再發病，就由謝浪把他送院。鄭叔後來一直在廣州中醫醫院留醫，直至去世。陳大姐後來也住院照顧鄭叔。可幸他去世前一周，我去廣州中醫醫院探望他時，在深切

治療部見了他一面，他還認得我。

陳大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因過勞遺下病根。有一個時期，她因時局在北京，待在周總理辦公廳一段日子，對周總理辦事的態度敬佩不已。鄭叔是最早參與香港回歸調研工作的一員。但是只在與我討論時事時輕輕帶過。

陳大姐最內疚的是年輕時忙着工作，要把兩個兒子交內地阿姨照顧，可幸他們都健康成長了。退休後，家人逐步安了家，可惜鄭叔卻病了，我記得當時陳大姐仍常關心探望老同志，我對她說，是時候多照顧家人，與鄭叔相濡以沫。她做到了。

陳大姐以她對共產黨的忠誠及耐心在香港做了很多人的思想工作，贏得黨內外很多人的尊重，也感化了很多青年，相信有些香港人仍記得與她徹夜談話的經歷。

她對我的關懷和鼓勵更沒話說了，即使她去了廣州中醫醫院，我仍找她交流國是，她總是十分興奮。我也怕她孤單，試着鼓勵她。

陳大姐靜靜地走了。那一代人的的人生經歷及精神卻是那麼深沉豐富。她的高尚情操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她的家人希望能把鄭叔及陳大姐的骨灰安放在廣州銀河革命公墓。

陳大姐，向您致敬禮！我會永遠懷念您！

2021年3月6日